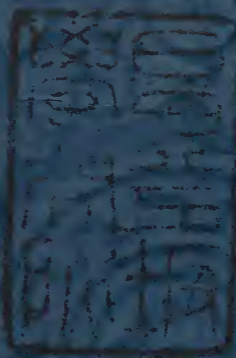


# 四書匯叅

論語

十一



			二	漢書門
四	一	八	八	
二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七	〇		書
函	八		
一	二		
冊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82
冊數	42 (20)	
函號	277	131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一

淺草文庫

先進第十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蒙引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集註釋以猶言謂之進者。天地間

人物前一番進上了。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漸進上之意。故云進。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

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

過於文也。精義伊川曰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

也。語類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忒

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下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

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

聽若弄手弄脚換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問

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

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

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後靡某

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蓋如今盡用

紫羅背蓋內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按此舉一以

例其餘今人可猛省。輯語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

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

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已隱含是非意在蓋

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

○松陽講義周初文武周公制作盡善當時風俗淳厚用

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絕去浮偽這是先進於禮樂

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敝敢於奢僭者固不必言即猶是

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

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朴也。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

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

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其

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開此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為之

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其

和之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

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虞識不破者胸中先有

俗腸目中固於俗態乍見而驚喜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

從之當此之時不有人為之力挽風俗日下可勝道哉。

條辨君子謂賢士大夫蓋時人崇尚虛文故只有繁文

縟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體統且謂之有學問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

卷十一 先進

二

敦復堂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

損過以就中也精義明道曰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

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

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愚按文弊則

救之以質此為張江陵先進章程文之所本伊川亦曰言

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蓋亦主質

言似皆與集註就中意微別然或問云安知當世所謂儉

非昔之所謂中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

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此說最能融

貫程朱兩家之意然莫如照註損過就中為較直截語

類問孔子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

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

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為邦之

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愚按此特推言外意本章從先進

却只主從周之前輩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商之

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

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

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

中與從周之言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慶源輔

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

之所以轉移其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

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按如字是承上作轉就

當下現成所用者而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固無時

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若以如字作設如之如并以用之

作得位行道不似夫子現身說法緊對時人之論而云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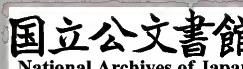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

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語類此說當從

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

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以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爾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

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精義范氏曰自顏子以下皆

在夫子之門者故曰皆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

政事者有文學者顏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

侯宰我子貢可以為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

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或問德行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

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

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

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

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

固非秉筆學為辭章者尤不可以不知也。語類問四科

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

是一物見於用者又曰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不消如此看自

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

而短於才者按集註并目所長正不必論其所短。○紹聞

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

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

之目耳要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

行為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

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

也。

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

材只於此可見耳非本指。○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

實乃深喜之精義范氏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

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悅而躬行之

夫子所與同道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語類李先生云

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

枝葉之功○紹聞編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

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

通顏子於聖人所爭處只爭毫釐聖人只點他這些便與

相轉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

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

遂有所疑顏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

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傳習錄道

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

有問難底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

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

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

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刪正重無所不三字語上亦

悅語下亦悅正言亦悅反言亦悅譬猶時雨及物隨所沾

潤靡不欣欣向榮此夫子所以深喜○輯語須從有憾之

辭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歎是後儒

註解非聖人口氣無所不說正即非助我處若分作兩截

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悅乃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若作意刻畫說成驚喜之意此是乍見道理人

境界非顏子分量也○集解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為非

助我者此集註所以先之默識心通後云無所疑問須知

註意原將通節一滾說兩句都是憾辭兩句都是喜意或

云無所不說如何說是憾不知因無○胡氏曰夫子之於

所不說而遂非助我非若憾而何○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先進 五 敦復堂



按聖人之謙德乃極形聖人之語意曲折正見其喜憾交集之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或問小註此只

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孝也

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孝友

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慶源輔

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或蔽

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

而德彰矣紹聞編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

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此非孝

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

無間言况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非孝

故總之曰孝哉閔子騫輯語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

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

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

耳或問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

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

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

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

或集語者之誤按閔子後母事考韓詩外傳無之或問第

據吳氏之說云爾或亦未之深考耶以世所習傳姑載之

輯語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

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

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論語集註卷之十一 先進 六 敦復堂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此詩衛武公所作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此四語乃其第五章之句也南容一日三復此

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

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

為異士。語類三復白圭不是一且讀此乃是日日讀之

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愚按抑詩中如慎爾出語

無易由言皆教人謹言而此四語尤為警絕蓋以白圭與

斯言對舉則所以珍重斯言者已至矣而且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則其慄慄危懼之心視白圭尤

加慎焉然徒肄業及之亦誰復知其言之有味者南容惟

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形之於三復子惟灼見其所由三

復故知其定得力於謹言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非耽詩句在夫子亦是全副眼力直透心窩此邦有道

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

公治長

篇子謂南容章解之愚按當是前章為斷此章為案故集註下兩所以字以見不廢免禍之許之所自來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按為之難言之

得無認乎則謹

行意即在謹言之中前章集註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故本註亦兼有道無道言之太全饒

氏單主不以輕言妄動取禍非是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聖





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胡氏日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間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

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條辨顏路請子以為之椁則已之無財可知不

但請子以為之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固是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下文夫子以

才不才言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

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

之列言後謙辭語類問顏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

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

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

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

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紹聞編愚按脫駢事不可信。聖人哀樂中

節。今日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駢尤非。聖人氣象。胡氏云。君子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意以若於義未安。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觀伯魚死。不徒行。以為之。椁則夫子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為椁。而不以為嫌。聖人一以理為權衡。而不可以勉強副其意。為厚所告。一誠心直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蓋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精義。尹氏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

若天之喪已。而重惜之。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已。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予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蒙引。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條辨。此是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非夫人之為慟句。

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

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按胡氏以為情性之正，乃正見聖人慟回之宜深。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潘室陳氏

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蒙引：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不但只是葬埋也。喪具稱家之有無，兼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語類：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堊鯉之得宜，此

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堊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精義：尹氏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

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專其事，歎不如堊鯉之得宜也。或問：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又曰：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所以





記夫子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蒙引此處須以曾子易簣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語類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愚按此事鬼知死之問所以皆為切問須識得子路之問為切問方

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

死精義范氏曰事人者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則忠孝可以

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

為善惟日不足修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能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故不以告也。或問申之曰。學固有序。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伊川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則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要無別理。○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地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





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紹聞編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吾順事，歿吾寧之意。非但知其始終聚散之常理而已。蓋幽明始終初

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文集問由聚散

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爾矣。日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盡愛親敬長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可見矣。○朱註發明未能焉能語氣，一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而有序意較重。蓋夫子非泛論人鬼死

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之方也。玩註用一但字轉落，煞是分。○條辨所謂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者，以事鬼道理只從事人做去，知死道理只從知生知法方其事。人知生只是踏實地做工夫，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此所以為無二理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

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語類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

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理則未嘗有二也。

深告之也。精義呂氏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蓋通乎晝夜之道則人





鬼無異事。生死為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謝氏曰。此未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入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語類。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東萊呂氏曰。子路來問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夫至理無二。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夫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問鬼神。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問死。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可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惑哉。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或問閔如者。

器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我和悅而諍。用前篇註語。在本章。只謂和悅中剛氣自在。非必有所諫諍也。○文集侃侃只是比之閔如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語類閔如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侃侃剛直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太凡人。有木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閔如氣象。○閔如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有平日自是箇退遜底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四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四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四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精義楊氏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蔡氏曰。此章當以待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





佞之失。○蒙引問問行行侃侃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挺立。一時之英才。故夫子樂得而教育之。異乎謹厚循默之徒。難以振拔有為。冀其成就。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

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精義謝氏曰。四子之情性不同。皆

不害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

其死之有。楊氏曰。孔子聞衛亂。曰。嗟。平。柴也。其來乎。由也

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得之。於眉睫之間。而知之。如是

其審也。然由之不得其死。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

仁者有間矣。○語類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

死。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以處死。○問由之死。疑其

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

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

委贊之始。其事孔悝。悝即出公之黨。蓋其心不以出公為

非故也。如衛君待子而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

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四書

鏡進道貴於剛。為其能振拔而有為也。閔子數人皆剛德

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已著。行行則純乎剛

直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僨事者剛也。

○蒙引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愛子路之深。而危其有

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耳。豈願其言之中哉。洪

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條辨魯人字含蓄有

但脩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為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

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

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愚按：集註勞

民傷財，只在當下說。至崇利聚斂，意乃又從改作後推出

一層。然畢竟以註義為正。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

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

之諷。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或問小註始言仍舊

貫如之何。一似商量

未決者，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意。是一言之

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折，又足以感動君

大夫之心，故夫子稱之不獨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

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愚按：集註當理意較為切實。

上句言不妄發，正極言其發必當理耳。亦不必坐煞平日

不言。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

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

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

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集解看

得，閔子身分越高，則聖人深情愈出，贊閔子正以警魯人

也。一師一弟，閒閒言論，而長府之役遂寢，清議之所關大矣。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或問與已不同，所以

釋夫奚為於丘之門

耳。愚按：由之瑟，丘之門，兩兩相形。聖人當日正有無限

期許在。解此，則與下節更非兩意。引而進之，非擯而斥之

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

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





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蒙引由字對丘字看丘之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蓋人於音樂最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必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

入道之次第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門

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按堂室亦即從上節門字生來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

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

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

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

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

能深入聖人之室者也。蒙引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

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

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

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一

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入之勇雖曰不足

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

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先進 十一 敦復堂



未入於室也。為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集註下一已字。特字重在升堂上。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語類問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字。知見上欠工夫。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

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模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

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

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

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

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而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文集問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曰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輯語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才有着落。愚按道以中庸為至。集註到末節。方與提明。本節只照經文平分各還。所以過不及之故。中字自宜尚渾。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

愈猶勝也。按子貢發口問箇師與商。便似隱然有愈師之見。到得一聞過不及之評。衝口直出。便道是師

愈。然則二字。語氣固甚急。然亦就常情而論。才分過底。自是勝於不及底。故再與審一審。討箇真實下落。亦見子貢

善疑善問處。莫便道子貢才質近師。硬分軒輊。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貢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愚按：道以中庸為至，是過不及界分。是猶字定盤針。知愚賢不肖，只大槩言之，固非指子貢為愚不肖。然中庸論生稟之異，實亦不出此四種。○輯語：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愚按：首節執賢一問，尚似兩開。故夫子只用兩開答。到得師愈一轉，子貢之間，意在愈師。故夫子之答，亦意主抑過。

猶字只宜順文直下。平。○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說不可倒說，尤不可。

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精義：伊川曰：中庸不可能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惟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紹聞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未見得執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愈不愈論也。不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中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商。由商而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然，故難定其孰賢爾。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或問小註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周公魯者也季氏魯之臣而富過之民病可知冉求為之聚斂平日足民之志安在○語類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或問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未

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條辨周公豈古之極富者何不舉他人比並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殆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曰富於周公便見他竊據之罪此是記者書法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

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良也如此蒙引聲其罪謂宣其罪於衆使人共知之古人

刑人於市與眾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

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

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按惡黨惡句是正旨愛人無已





是餘。○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

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精義謝氏曰：心以勢利移，則何所不至。鳴鼓而攻之，所以深窒其源。○語類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

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煞見得高，曰然。○蒙引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

范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

故易曰：離利貞。○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聞孔子之言，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按聚斂附益，即不必坐煞此事，然大槩亦是如此。且素有藝名，即不必如後人利析秋毫而心計之巧，必有非所取而取者，此黨惡害民所以見惡於孔子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語類

謹厚底人不會見得道理，故曰愚。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

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

以見其為人矣。語類問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



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又曰：如不徑，不實。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實之說，不得如途中遇一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又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按四子皆言性之偏，本節重在知不足上，厚有餘，只作反襯語。

### 參也魯

**魯鈍也**。述朱此只就字義詮釋，是正音下俱因他後來得道，從鈍字中看出好處。要知夫子立言時，四子總是一般氣質之偏，善變化便能得道，不能變化，終是氣質之偏而已。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語類：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肯放。

過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往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推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推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是他。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語類：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落下多不專。○慶源輔氏曰：大抵聰明才辯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蒙引：曾子真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為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未



子當白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用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日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蒙引師

也終是要做好看○愚按威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工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為仁也

由也嘖嘖五旦反

嘖粗俗也傳稱嘖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也俗則少文采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槩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

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嘖則粗俗此皆氣質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實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或問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虛





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按此已為定解而後來好為新說者每拾前人之唾餘而不知久為朱子所駁正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

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顏子若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

為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撥出來○文集問集註言近道又能安貧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為知道可乎○或問小註這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下節貨殖自貨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勿混說集註上節下一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語類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

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愚按世間固未看安貧而即可謂之近道者亦未有不能安貧而尚可謂之近道者但庶乎自有庶乎本領非關貧事而憂貧之心每易奪其樂道之心故有不堪之憂乃愈益顯其不改之樂夫子先提起庶乎後及屢空語似析言意自連及集註體此所以着一又字斷續之際正在不即不離下文子貢下面自與隱隱相照○近道字亦須善體蓋顏子固已身在道中於神化處不過一問未達然已幾幾乎與道為一矣夫子此處曰回也其庶乎易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皆極許可之辭與太學知所先後則近道近字自別○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看來而求富三字只對下貨殖言在顏子分上只一不以貧窶動心便了即屢至空匱自就顏子所處言之註中故字亦不必深泥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音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精義伊川曰貨殖便生計較才

論語集注下卷匪來 卷十一 先進 三 敦復堂



計較便是。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

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愚按：上下節相對照。太指如是。但不必十分拘泥。以本文只兩兩開說。首尾錯綜。未嘗板對也。至有以不受命貨殖對上節末句另說者。非是。但下節畢竟是一抑一揚。黃饒二說似涉全抑為未穩耳。○蒙引：陳新安謂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註內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在安貧上說。亦非兩層也。○或曰：顏子之貧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

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無計校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為做去。豈全無可得之理。然人品則從此分矣。○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愚按是就他長處欲其以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與燕乎相為。迺合須識得聖人善誘婆心。○或問：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夫子嘗問其與回孰愈。至此又並稱焉。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德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日屢中則不中者多矣愚按子貢才識過人如聞一知二告往知來皆屢中實證不獨左傳所載論執玉高卑可舉以見例也未句雖是美中微有不足然畢竟揚之之意為多若一味貶抑不見夫子之稱回以進賜矣慶源於范氏說儘有發明然非本指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語類

循規蹈矩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語類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

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本依本子便不能盡善他天資既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

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闔室○迹前人所做過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

做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又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

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

神地位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問不踐迹何以為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問如太

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

入聖人之室○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

資之美也所以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輯語問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非是善人別有十種道理也不踐迹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脫落

放曠鄙夷不屑之謂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不可限量不得僅名之善人矣○愚按註質美而未學兩

命吾美主不踐迹

卷十一 先進

敦復堂



面夾出一善人就善人現成地分答子張之問耳至如何  
 便入室自在言外有云不入室即在不在踐迹上見要入室  
 定須踐迹是欲責成善人之學先抹却善人質美矣竊謂  
 迹與室是二是一踐與入是一是二迹字固不宜看壞踐  
 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或踐焉而失非  
 迹之異其所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  
 由迹而入其所由以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  
 也如此看則善人地分與善人進步可俱得之  
 ○張子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蹈於惡有諸已也按樂正子章有諸已之謂信兼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精義明道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

篤厚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  
 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范氏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  
 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按程子  
 謂觀其行事范氏謂求之於心皆抉出觀人要領作本文  
 是字反照若但論篤之是與則不求之於心不觀其行事  
 可知下面兩者乎都從此一是字生出○刪正人知浮言  
 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紹聞編  
 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  
 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  
 下云色莊互相見也○存疑凡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  
 止自然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者故本文論篤  
 只是言註却加貌字不可以言貼論以貌貼色○蒙引色  
 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下舉一笑皆色也  
 條辨與便是與其為君子即色莊之人亦只是偽為君子  
 以冀人之與也故下兩句語雖平列而意注色莊蓋惟論  
 篤是與便恐為色莊所欺耳觀註硬下不可以言貌取人



句自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或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

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或問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就其偏而救之敬夫之言本未備矣○義府見義不為無勇也故欲聞斯行之然可以告冉求不可以告子路子路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此一問故夫子抑之曰有父兄在至冉求以此問則正末子所欲告之者矣故許之曰聞斯行之此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恠而問之非此一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



○輯語人看得退字礙眼每指出翻頭以為教學只有進又曲為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入說進者進其退者退其兼入皆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愚按赤之惑重在答由之問不同於求故夫子亦側重由一邊說特下兼入二字與求也退文法不同下面故進之故退之却仍用下例可知聖人只此二字中與分明說破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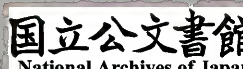
汝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關而必死也語類其曰吾以女為死矣

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以

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精義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况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下乃為人報讐而殺身則亂民也○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輕於死為重○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

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

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條辨顏子之學幾於聖人能必聖人之不死豈

有犯匡人之鋒而悞死者但偶失在後自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悞喜其來也顏子

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喻於微者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語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

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

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慶源輔氏曰二子以

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

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愚按意在抑季然非固輕二子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自出於其子弟之口即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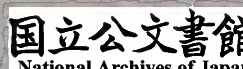
無忌之甚矣故特為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異字只指非常之人說故下面告以所謂大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勉齋

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

以道自處亦是不以道事君○蒙引以道事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





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  
留○輯語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  
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  
分○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才說箇道便  
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徐辨着力在以道上  
世固有必行已志不谷則去者然未必其事君皆以道也  
若真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  
當道以不從其欲如此豈有不可而不止之理○愚按困  
勉錄云事君者持箇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箇以道事君  
之忠竊謂須先有箇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箇不可則止  
之力量上下句相生相足須識得與諫臣自不同○大臣  
固以德望言然亦須就職位上看若有其位而無其道雖  
公孤亦具臣耳○或問小註不從君之欲正對後從之看  
蓋嚴毅方剛一毫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看  
必行已之志是不可根原道字中已具下云可謂具臣則  
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已有從之者矣故曰  
殺父與君亦不從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按具猶供具完具之具說箇具臣固不是直貶他無用然亦所謂纍纍若若無以異於人者其不能如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從君欲可知此乃正答季然之問故下面隨有然則從之一轉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徐辨以道是不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說統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為未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奸雄之膽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語類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

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便當以死守之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看史冊所載篡易之際貪生惜死何所不至○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

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

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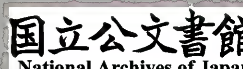
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按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故於其問二子而折之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





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哀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叛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按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厚有餘是其質美知不足是由於未學觀其臨衛難而尚不徑不寶則使之治數叛之邑必非所以全之但臨衛難是後此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按子路亦明知因子羔之未學而夫子責之故曰此詞以對

以飾其使仕之非不暇復顧其言之當理否也渠意亦非謂人不宜學但謂必讀書而後為學此則迂儒之見耳有民人自有治民人之學有社稷自有事社稷之學何處非學而必讀書乎須將何必二字拆開看方顯得出強詞奪理語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

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

者幾希矣爾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

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類佞不是詔



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太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文集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輯語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愚按特斥其佞。而其說之非自見。註中自幾希矣。以上皆言其說之非。而夫子所不事屑屑與之言者。只以平日惡佞本懷。用是故二字當下點醒。而太指已徹。○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

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胃子。敷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材者。益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此。范氏之說。正不為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為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按此因精義楊謝諸說云。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故取范氏之說。而申論諸說之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 臥反

論語集注 卷十一 先進 章句 敦復堂



哲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

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蒙引此且教他盡言還未

知教他言簡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愚按教他言志意到則何以哉方顯集註蓋誘之盡言以觀

其志味蓋字固是預照下節而言然亦泛然開說不得○徐辨記者此一章着意在氣象上摹寫此雖未摹氣象而

氣象已於言辭上見之下求赤兩段皆於言辭間見氣象率爾鼓瑟又是從旁補綴以傳寫其神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

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

則不能盡知也問之者欲觀其自知之何如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亦所以爲教也存疑觀其於由則晒之於點則

與之可見矣○輯語居則曰不吾知也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愚按則

何以哉正誘之盡言處蓋謂其必有以而使之言不是慮其無以也則字下得稍硬便非語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晒

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晒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

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而鏗爾舍瑟言之○紹聞編子路齒先諸

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



爾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

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

上死其長矣語類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此子過便是

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

勢難為當兵荒後時難為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

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紹聞繩千乘之國大國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如

魯衛木國如齊晉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

此者以見其有為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蓋欲

營霸業恐隣國知之將害其事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晉

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孟子曰苟行王政齊楚雖大

何畏焉此孔門之所以羞霸業而不道也師旅饑饉皆言

其時勢之難為由也為之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

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便真能使民有勇且知

方人當思其作為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

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為強

以寡敵眾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

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輿稱孔明日地雖狹國以

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考績故由之治

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為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蓋

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稱言有

勇尚是氣上事如秦人強悍樂於戰鬪亦是有勇必知方

才見聖賢家當非孫吳伎倆且字明是折重下句○善政

善教一時并舉非有此先彼後而得效必有所自來故存

疑謂有勇自善政知方自善教○有勇知方是通節結穴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先進 一 先進 敦復堂



本原。哂，微笑也。按：哂之不但與喟然與點相對，并與求亦二節無字句處。暗暗相關。當時記者是密莫輕覷過。語類求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按：求之所以必主名再問者，適鼓瑟故求必俟問而對也。赤與求同而點則鼓瑟方希故夫子亦呼而問之也。方六七十里小

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按：方六

五六十恰似承上千乘之國。下轉語故集註謂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然亦其才具所辦只合如此不獨是謙辭

下面說為之說三年說可使與由畧同同為政事才也然一則言有勇而且進於知方一則言足民而必辭夫禮樂任讓之殊則亦才具使然而志因之而異矣。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語類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二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仔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

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

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詞也係辨赤之願

學亦只就禮樂之儀度而言若禮樂之精微亦尚未見

得所以朱子云二子謙退只是曉得禮之皮膚曉不得裏

面微妙處觀此則夫子之不晒二子者但以其辭之謙退

有合於禮非謂二子宗廟之事謂祭祀邢疏謂禴祀烝嘗

真能以禮為國也刑疏此周禮春官大宗伯

之類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眾

類類即見也鄭注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

期非比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

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

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

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

時分來終歲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

以備是也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

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

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端取

其正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衣視布袂稱之屬幅廣袤等

焉君臣皆得服之端衣而端名示方正也章甫緇布冠也

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異名而制皆以相贊君

漆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禮之冠也毋追音牟堆相贊君

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集解宗廟會同皆天子之事而相之

而肅宗祀於明堂隆大禘於清廟其相之者則絳衣載弁

之屬也天子之會同輯五等之瑞而發禁以敵王愾施政

以代時巡其相之者則赤芾金鳥之班也故此處亦遜其

辭曰願為小相末節夫子道其實則曰非諸侯而何或

問小註非諸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見則相者焉

得言諸侯故知會同為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

接會同如是則宗廟之事可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

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鐸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

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邢疏作起也舍置也

問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鐸然也蒙引申

之曰鐸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鐸爾是以手推

瑟而起其撰具也蒙引三子言志皆其所素具也故曰撰

音鐸爾也撰具也點言異乎三子者之撰似若有難言者

子曰何傷乎言縱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今點言

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語類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

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語類想當時也真是去

是盥濯手足不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是解衣浴也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

歌也巴川陽氏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幽風春日

載陽蠶桑之時也曾皙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四

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

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

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

曾點之學東方解舞雩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

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精義楊氏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

瑟自如初若不聞者孔子問之而

敦復堂



後鼓瑟希舍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撰槩可見矣此記者所以詳著之也。語類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由求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所謂天理流行須是先自盡於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爾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新安陳氏曰此等

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而其言志則又不過。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胡氏曰

位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入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入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異於三子也。

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又其言外之妙處不可以尋常訓詁體貼之例求必待學力進眼界高自然默會。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曾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或問





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日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

末者其氣象不侔矣。

精義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知。

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子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

着正可笑耳。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又曰昔呂晉伯兄弟中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語類曾點但開口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曾點所見，乃是本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太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流，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於曾皙乃云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者，有間如何。曰三子於事為上也，見不曾透。如為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為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盡可見，然太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再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為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



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

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語類問：夫子令

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

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

當不止此也。○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

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

終身焉耳。○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

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

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

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

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

那莫春童冠風浴，詠歸處，此是可樂天理。○這道理處處

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

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

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小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

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按語類所

載甚繁，內與總註互相發者，附列總註下。學者宜參考焉。

○文集嚴時亨問：夫子既語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

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

堪志之所欲，為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

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所欲為，

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

何也？嘗因是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

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

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然須先理

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

天下事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

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為宰，亦可與賓客

言固已深知其材所能辨，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

具，用無不該，豈止一才一藝而已？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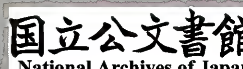
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為之

未緣，他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



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為學為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孔子飯疏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以也。孟子謂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孟子之所性，即顏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為之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為季氏聚斂，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為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未乞與訂正，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序，已為希遜言之矣。歐陽希遜問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

志之外無一語問答，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曰木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是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為而點超然於理趣，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為無弊。不然鮮有不流於狂也已。石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輯語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策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相照。為後文曾點問答張本。下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此理。○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道理，便蹉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拈一放一不得。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輯語看上文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到此三子既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豈老莊門下所能說統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三子說愚按上節重言字令點之自言也此節重志字見所言皆三子之實有其志也已矣字須重按便是隱然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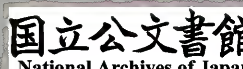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輯語曾總為與點句印證箇真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三節總是下理下意末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其意矣愚按口中問哂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心與夫子開示微指若專向哂由辯論語言都少味矣有

謂點言原非驀然道着既承夫子與之更何須作此印證不知點雖已見大意然於聖人分上亦未便遽到得心相照當日喟然之與定有未盡釋然者第惜其印證總不離三子而未嘗能善問以發聖人之蘊故其所得卒止於狂若并謂無須探討恐於曾皙地分非看得太高定是太淺或問小註云謝上蔡論可使南面而問伯子與歎曾點而問三子意同此言最是妙會可破俗解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或問小註三子者出以下不讓總為其言說耳為國以禮對不讓看禮字才見針線密處夫子哂其言因他不達為國道理然其意蓋亦許其能也總是應上與點之意文集問為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





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有不揜而失於狂。與曰得之。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其物。各當其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愚按。讓者禮之實。為國以禮。禮字內含讓字。此句自該得廣。下云其言不讓。只就言上看。便見得是小疵。此集註所以云特晒其不遜。固無碍於許其能也。但太說明則難為後文再問地。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

聲下

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晒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亦許之

輯語末兩節問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己印證。非推敲三子也。又曰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晒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為邦之才。非許求赤之謙足為國也。愚按晒由即是與點反照。與點晒由並無二意。一微則皆微。但語氣畢竟從晒由遞下。而意思却注在與點。若竟不對晒由看。則與點亦無從體會矣。細味註意當自明。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亦許之之詞

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詞。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按三節連下三許字。隱對與點消息分明。○說統夫子特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為邦。故以求



問然只說求亦是為邦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亦及夫子  
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愚按  
此於晒由之疑頗明析但請點始釋然正恐終未釋然耳  
蓋彼胸中所疑自在晒由與與點交關處晒由之故易明  
與點之故難徹竊謂此處終是留下一重未了○程子曰  
公案以待心領神會者得之徒解說不濟事

此伊古之學者優柔厭飮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  
川語

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

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語類程子論三子  
言志自是實事一

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註兩載之  
○精義范氏曰夫子教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入也故使  
門弟子各言其志視其所學而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  
夫子謂子路治賦冉有為宰公西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  
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  
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皙夫子所謂狂也狂者進

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  
之物皆得其所國又曰此下皆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  
其有不治者哉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與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語類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  
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

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之類無非這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  
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  
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  
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作太事來說  
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  
日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問曾點言志  
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日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  
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  
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



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  
意。○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  
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  
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  
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  
做得此所謂太本所謂忠所謂一曾點合下便見得是如  
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為狂。○曾點之  
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  
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又曰。若是不裁。只  
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  
甚麼合煞。○文集曾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  
由本到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  
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以見之。高  
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所  
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  
見。存得曾點之所有。而曰。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  
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缺。橫渠先生云。心要宏。放文要密。察正謂此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

課本

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

象也。語類問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

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曉得那禮之皮膚

曉不得。那裏而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

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

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

得來。○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

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才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

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

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

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會

得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  
是事。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曰。新安陳氏  
為來。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曰。新安陳氏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先進 十一 先達 是 敦復堂



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

歎曰吾與點也語類問如程子之說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木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

曰此一段惟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

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源源道理使曾點做

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

堯舜事業不過以此為之而已語類他見得這箇木網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大意

又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為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志趣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

於事為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一日三省隨事用力旋旋

捱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下唯之後本未

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

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按語

類論此頗詳從

大全本志其畧

論語集註 卷十一 先進 四十一 敦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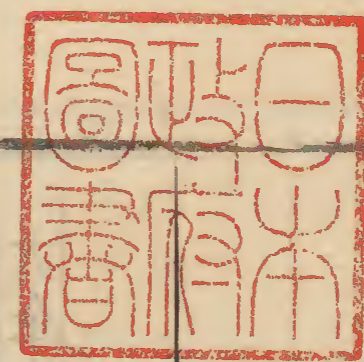


詩言集詩本義注

卷一

四七

課本



--	--	--	--	--



